

爬上山也要走下山

鄭益雄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時光匆匆，轉眼間到本署服務的日子已經將近6年，在這不算短的日子裡，從很多學長、學姐身上學到了諸多辦案技巧，也學到了許多為人處世的道理，記得初至本署時，為了推廣高雄地方法院公證結婚精緻化、戶外化業務，高雄地方法院院長楊隆順及本署凌檢察長很貼心地為職在愛河畔舉辦戶外公證結婚儀式，並於隨後搭乘愛之船遊河時，在優美的薩克斯風伴奏下，楊院長及凌檢察長先後高唱了一首歌曲祝賀，浪漫氣氛至今仍深感懷念。凌檢察長在任時，不僅修建檢察官停車場、增設咖啡機及休閒育樂之康樂室，改善同仁辦公環境，且在辦案時給予全體同仁最大後援支持，當時本署可謂上下一心。97年間，凌檢察長因家庭因素調回台南高分檢，劉維宗檢察長接任本署檢察長，經常對同仁鼓勵打氣，且不時致贈點心慰勞偵辦案件有功人員。98年間江惠民檢察長接任本署檢察長後，積極改善檢察官辦公室環境，且常親至辦公室瞭解檢察官辦案需求，並指導檢察官辦案，當時職承辦多件影響民眾權益之民生案件，即幸得江檢察長指導相關注意事項，江檢察長對案件往往一針見血，堪稱是法律學識豐富、待人處世謙和之檢察長。99年間邢檢察長接任本署檢察長，時值選舉期間，邢檢察長展現強查賄決心及魄力，不僅責成觀護人積極宣傳反賄選，更從警方基層調動60名警力，成立查賄專責隊，由檢察官作為查賄專責隊之後盾，不僅使警方免於遭秋後算帳之壓力，而可在檢察官指揮下積極展開全面查賄行動，且因專責員警可從各地派出所直接獲取第一手之賄選情資，大幅減少以往偵辦過程可能面臨之阻力，因此締造本署全國第一名之查賄成績，可謂徹底端正南臺灣選風。再者，邢檢察長深知毒品乃社會治安敗壞之根源，在其積極指導下，本署亦破獲史上最大貨櫃走私毒品案件，查獲498公斤K他命。另外，在這將近六年的日子裡，高雄地方法院黃國川庭長教導職待人以「誠」的道理，94年職初任檢察官時，年輕自負，自視甚高，當時黃庭長問職待人處世是以「檢察官鄭益雄」還是「鄭益雄」跟人交朋友，並告知職「爬上山也要走下山」，令職頓悟謙卑的道理，也明白人生固然要努力追求目標，但事與願違時也必須學習接受「命運」，不去怨天尤人，如此才能活得「自在」，在工作上也能保持當初矢志擔任檢察官之熱誠及抱負，最後僅以「自在」這句話祝福每位朋友。

責任與壓力撐起的那陣風

陳建州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2007年夏天，意氣風發的我來到高雄。剛結束為期兩年的受訓墊伏期，心想著：走路有風的日子就要開始了。只是沒想到風還未起，第一個週末就為了一件妨害性自主案件忙到清晨五點多還回不了宿舍。分發的第五天就讓我在這裡欣賞日出，陪著一起的是一部剛接手的電腦，以及一份剛出爐的起訴書。這時候看著新領的桌上名牌寫著「檢察官」，感受到這三個字已不僅是權力的象徵，伴隨的是更大的責任與無止盡的壓力。

在高雄地檢署將近四年的時間，每天的課表就是在工作獲得成長、在工作中發現樂趣，並且在工作中品嘗酸、甜、苦、辣。在這裡我遇到最好的長官與最堅實的戰友，假日加班時候經常可以遇到劉惟宗檢察長巡視辦公室的身影。江惠民檢察長除了會親自核閱我們的書類，並給予個別指導外，更是雄檢壘球隊的主力投手，只是經常得靠自己的勝利打點才能贏得比賽。邢泰釗檢察長充滿旺盛的精力以及無窮的創意，總是讓我們覺得跟不上他的步伐。黃彩秀主任、葉麗琦主任、黃俊嘉主任及黃元冠主任們，在我陷入手足無措的窘境時，告訴我在哪裡可以找到明燈。當然，八卦消息的交流，也是不能沒有的。至於同辦公室的詹美齡學姐與李政達學長則不時充當救火隊，尤其是對美齡學姐而言，我就像是由她指導中的「實習候補檢察官」！

「王俊仁命案」是我第一件指揮案件，也開始與司法警察間的互動。指揮偵辦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因為隨著越來越多的磨練，一方面累積了自己的經驗，另一方面也吸收了合作單位人員的經驗，當然包括錯誤與出糗的時候。李昌鈺博士在「讓證據說話」一書中提到「管見」是刑事偵查人員常犯的錯誤之一，雖然在學校的考試中經常使用「管見」兩個字，以示謙虛，但是在李昌鈺博士眼中，「管見」卻是刑事偵查人員常犯的錯誤之一。李昌鈺博士認為：「刑事偵查工作最怕的是存著既定的想法，認定一個方向，一頭就栽進去，完全不顧其他浮現出來的證據，只是主觀地朝著既定的方向發展，不考慮其他的可能性。這種辦案的態度被稱為『管見』，英文是『像隧道般的眼光』（Tunnel Vision）。」這種錯誤將會限制辦案人員的想像力以及客觀的態度。初任檢察官之時，難免出現管見的錯誤，即便是在饒富經驗的刑事偵查人員身上也難免發生，但隨著案件的磨練，可以降低管見的發生，但更重要的是要有適時更正的能力與勇氣。





98年夏天司訓所結訓分發時，我為維繫與在臺南地院任職女友初萌的感情，遂以高雄地檢署為第一志願，揮別了家鄉台北，隻身南下並不熟悉、缺親少故的高雄服務，對久居台北的我而言，這需要相當勇氣。走這一步，除了是為終結王老五生涯、邁入人生另一階段外，也希望藉此機會，近距離觀察一個往昔陌生地區的風土民情，體驗港都的活力與脈動。於是肩起大包小包的行李，風塵僕僕地驅車南下，成為雄檢大家庭中的一員，一首新的生命樂章從此譜出。

命運之神雖將我導引至此，但我對高雄的印象仍停留在小學課本中的「西子灣看日出」課文及飲食指南所介紹的六合夜市上。面對迥異於老家的陌生環境，心中滿是忐忑。上任後漸知雄檢案件質繁量多，加上係接舊股，有不少「股債」有待消化，亦須應付源源不絕的新案，對我這名初分發來的菜鳥檢察官而言，負擔可謂沈重，幾乎天天早出晚歸熬夜加班，僅能利用來回宿舍空檔與女友短暫熱線。雖然如此，未結案件數仍失控般地在報表上驟升，女友也因我無法相伴而偶有微詞，讓我不禁懷疑南下高雄服務的初衷，是否是一個美麗錯誤。

所幸有主任們的引導及學長姐的協助，不久之後生活即綻出一線曙光。這要特別感謝高大方、羅瑞昌主任費心幫我審閱書類，並不時從旁提點實戰心法，提高了我書類寫作與辦案能力，減少了我摸索的時間；而雄檢中臥虎藏龍的學長姐們，在我遭遇瓶頸時，總不厭其煩地為我解惑，且從不吝分享各項偵查技巧，雖因自己資質駑鈍而無法盡數領略，但經過多方嘗試與努力，也慢慢從挫折中體悟，逐漸掌握辦案節奏，終能將積案量逐漸壓下，熬過「分發陣痛期」的那段青澀歲月。在工作上手後，初來乍到的不安也逐漸散去，較能騰出時間陪伴女友，讓我倆在高雄市打狗領事館、蓮池潭等著名景點，及較偏遠的美濃客家村、寶來溫泉等地，留下出遊的身影。隨著感情的不斷增溫，我終於在到職年餘後抱得美人歸，在高雄完婚。

在雄檢服務期間，隨著每次外勤或勘驗，搭乘公務車來回穿梭大街小巷，我逐漸熟悉高雄各個角落，跨出了西子灣及六合夜市的侷限，而與岡山、田寮、湖內、大樹等地區結緣，這些地區對我而言，已不是地圖上冰冷的地名，而是溫暖的存在。以往總分不清的旗山、旗津，前金、前鎮，也不再混同誤認了。公餘閒暇時，與新婚的妻子漫步愛河，或悠遊柴山，已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不知不覺

在雄檢二年

偵查點滴

栗威穆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等用語予以批評。不可諱言的，部分司法判決的確有經不起公評的瑕疵存在，但仍有許多議題是沒有經過理性的分析與法律面的探討，即逕以民粹的角度呈現出來。檢察官的工作應該是扮演維持正義的角色，使社會呈現出其應有的法律價值觀，萬萬不可為了迎合民粹，或妥協於政治力量，而作出與司法正義相違背的決定。每當看到那些民粹式的評論時雖然感到難過，但就像 Anthony Hopkins 在電影「超速先生」(The World's Fastest Indian) 中引用美國總統老羅斯福的話：「動嘴的人並不重要，因為他們只能看別人犯錯，告訴別人如何改進，而榮耀只屬於真正上場的人。」只有站在司法正義第一線的檢察官，才能在場上擁有屬於自己的榮耀。

期許自己在檢察官的生涯中，可以不辱身上這一套紫黑色的法袍！

這使我想到我最喜歡的電影之一——威龍闖天關。電影中的廣州知縣何汝大雖然不貪（其拒收山西布政遣使送來的五千兩賄款，惟，是何夫人背著何汝大收了下來），但是在發現偵查方向錯誤及其中冤情後，只因為了掩飾其錯誤，竟然將錯就錯，企圖枉法而為裁判。「廣州知縣何汝大」對我而言是一個有意思的角色，不是因為他的官威，也不是因為他的訴訟指揮，而是因為我跟何汝大穿得可是一樣紫色領子紫色袖子的紫黑色官服啊！雖然在現行的法律以及法庭活動中是不會出現這麼荒唐的訴訟程序（辯護人對審判官竟也開啟了的詰問），也不會有如此精彩的劇情結構，然而在大快人心的結局背後我思考的是：當身為觀眾欣賞電影的時候，我們都能明白何汝大的作為已經有辱他那一身的官服；當回到現實生活中，我們對自己的評價，是否使自己對得起一身紫黑色的法袍？

每當社會新聞版面出現所謂爭議性判決的時候，就會有不少媒體與名嘴以「恐龍」或「奶嘴」



圖／葉淑文